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演木偶戏的人

(丹麦) 安徒生/著 叶君健/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演木偶戏的人

[丹]安徒生 (Andersen, H. C.) 著

叶君健 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演木偶戏的人/ (丹) 安徒生 (Andersen, H. C.) 著; 叶君健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1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ISBN 978-7-80240-296-6

I. 演… II. ①安…②叶… III. 童话—作品集—丹麦—近代 IV. I534.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071 号

书 名: 演木偶戏的人

作 者: (丹) 安徒生 (Andersen, H. C.)

译 者: 叶君健

责任编辑: 钟艺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2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卷首语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精选了适合孩子们阅读的优秀文学作品。

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家以简洁、活泼、优美的语言，给孩子们描绘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让孩子们在这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幻想王国中，学会了爱心、勇敢、正直、诚信、勤奋与智慧，这是世界优秀作家向孩子们捧出的一片真诚心。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以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家创作的各种文学形式的作品和童话故事为主，兼收部分优秀的民间故事和寓言故事，首批共选编39种。“丛书”所选作品，适合孩子们的阅读心理和纯真情趣，有助于孩子们在阅读中开拓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适宜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生阅读，也便于家长和老师对孩子们讲述。

少年朋友，当你手捧这套《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阅读时，我们编者作为你的知心朋友首先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在通往成才之路上率先拿到了这把金钥匙。

之所以叫它金钥匙，是因为我们的父辈，以至父辈的父辈，也是曾经阅读这些世界优秀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才开启了他们的智慧、知识，走上成才之路的。

今天我们将这把金钥匙传交给你们，愿你们与《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为伴，展开想象的翅膀，在书的海洋中，在充满神奇魅力的幻想王国中，学会爱心、勇敢、正直、诚信、勤奋、智慧与开拓创新。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愿作你最知心的朋友！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将伴你一生长成。

编者

2008年12月25日

目 录



豌豆上的公主	1
幸运的套鞋	3
玫瑰花精	40
牧 猪 人	47
她是一个废物	54
依卜和小克丽斯玎	63
笔和墨水壶	77
墓里的孩子	80
两只公鸡	86
“美”	90
演木偶戏的人	100
两 兄 弟	108
古教堂的钟	111
乘邮车来的十二位旅客	117
在养鸭场里	123

新世纪的女神	133
家禽格丽德的一家	141
鲔的遭遇	157
创 造	162
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168
彗 星	172
一星期的日子	178
阳光的故事	182



豌豆上的公主

从前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位公主结婚，但是她必须是一位真正的公主。所以他就走遍了全世界，要想寻到这样的一位公主。可是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碰到一些障碍。公主倒有的是，不过他没有办法断定她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公主。她们总是有些地方不大对头。结果他只好回家来，心中很不快活，因为他是那么渴望着得到一位真正的公主。

有一天晚上，忽然起了一阵可怕的暴风雨。天空在掣电，在打雷，在下着大雨。这真有点使人害怕！这时有人在敲着城门。老国王就走过去开门。

站在城门外的是一位公主。可是，天哪！经过了风吹雨打以后，她的样子是多么难看啊！水沿着她的头发和衣服向下面流，流进鞋尖，又从脚跟流出来。她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公主。

“是的，这点我们马上就可以考查出来。”老皇后心里想，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她走进卧房，把所有的被褥都搬开，在床榻上放了一粒豌豆。于是她取出二十床垫子，把它们压在豌豆上，随后她又在这垫子上放了二十床鸭绒被。

这位公主夜里就睡在这些东西上面。

早晨大家问她昨晚睡得怎样。



“啊，不舒服极了！”公主说，“我差不多整夜没有合上眼！天晓得我床上有件什么东西？我睡到一块很硬的东西上面，弄得我全身发青发紫。这真怕人！”

现在大家就看出来了，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压在这二十床垫子和二十床鸭绒被下面的一粒豌豆，她居然还能感觉得出来。除了真正的公主以外，任何人都不会有这么嫩的皮肤的。

因此那位王子就选她为妻子了，因为现在他知道他得到了一位真正的公主。这粒豌豆因此也就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有人把它拿走的话，人们现在还可以在那儿看到它呢。

请注意，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幸运的套鞋

一 开端

在哥本哈根的东街离皇家新市场^①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有人开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被回请的话，他自己也得偶尔请请客才成呀。有一半的客人已经坐在桌子旁玩扑克牌，另一半的客人们却在等待女主人布置下一步的消遣：“唔，我们现在想点什么来玩玩吧！”他们的晚会只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尽可能地聊天。在许多话题中间，他们忽然谈到“中世纪”这个题目上去。有人认为那个时代比我们的这个时代要好得多。是的，司法官克那卜热烈地赞成这个意见，女主人也马上随声附和。他们两人竭力地反对奥尔斯德特在年鉴上所写的一篇论古代和近代的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称赞现代。但司法官却认为汉斯^②王朝是一个最可爱、最幸福的时代。

谈话既然走向两个极端，除了有人送来一份内容不值一读的报纸外，没有什么东西打断它——我们暂且到放外套、手杖、雨伞和套鞋的前房去看一下吧。这儿坐着两个女仆人——一个年轻，一个年老。你很可能以为她们是来接她们的女主人——一位老小姐或一位寡妇——回家的。不过假如你仔细看一下的话，你马上会发现她们并不是普通佣



人：她们的手很嫩，她们的行动举止很大方。她们的确也是这样，她们的衣服的式样也很特别。原来她们是两个仙女。年轻的这个并不是幸运的女神本人，而是替女神传送幸运小礼物的一个女仆。年长的那个的外表非常庄严——她是忧虑的女神。无论做什么事情，她总是亲自出马，因为只有这样她才放心。

她们谈着她们这天到一些什么地方去过。幸运的女神的女仆只做了几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例如：她从一阵骤雨中救出了一顶崭新的女帽，使一个老实人从一个地位很高的糊涂蛋那里得到一声问候，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不过她马上就要做的一件事情却是很不平常。

“我还得告诉你，”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为了庆祝这个日子，我奉命把一双幸运的套鞋送到人间去。这双套鞋有一种特性：凡是穿着它的人马上就可以到他最喜欢的地方和时代里去，他对于时间或地方所作的一切希望，都能得到满足，因此下边的凡人也可以得到一次幸福！”

· 4 · “请相信我，”忧虑的女神说，“他一定会感到苦恼。当他一脱下这双套鞋时，他一定会说谢天谢地！”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对方说，“我现在要把这双套鞋放在门口。谁要错穿上了它，就会变得幸福！”

这就是她们的对话。

二 司法官的遭遇

时间已经不早了。醉心于汉斯王朝的司法官克那卜想要回家去。事情凑巧得很：他没有穿上自己的套鞋，而穿上了幸运的套鞋。他向东街走去。不过，这双套鞋的魔力



使他回到三百年前国王汉斯的朝代里去了，因此他的脚就踩着街上的泥泞和水坑，因为在那个时代里，街道是没有铺石的。

“这真是可怕——脏极了！”司法官说，“所有的铺道全不见了，路灯也没有了！”

月亮出来还没有多久，空气也相当沉闷，因此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变成漆黑一团。在最近的一个街角里，有一盏灯在圣母像面前照着，不过灯光可以说有名无实：他只有走到灯下面去才能注意到它，才能看见抱着孩子的圣母画像。

“这可能是一个美术馆，”他想，“而人们却忘记把它的招牌拿进去。”

有一两个人穿着那个时代的服装在他身边走过去了。

“他们的样子真有些古怪，”他说，“他们一定是刚刚参加过一个化妆跳舞会。”

这时忽然有一阵鼓声和笛声飘来，同时也有火把在闪耀着。司法官停下步子，看到一个奇怪的游行行列走过去了。前面一整排鼓手，熟练地敲着他们的鼓。后面跟着来的是一群拿着长弓和横弓的卫士。行列的带队人是一位教会的首长。惊奇的司法官不禁要问，这场面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人究竟是谁？

“这是瑟兰^③的主教！”

“老天爷！主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要这样做？”司法官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这不可能是主教！”

司法官思索着这个问题，眼睛也不向左右看。他一直走过东街，走到高桥广场。通到宫前广场的那座桥已经不见了，他只模糊地看到一条很长的溪流。最后他遇见两个人，



坐在一条船里。

“您先生是不是摆渡到霍尔姆去？”他们问。

“到霍尔姆去？”司法官说。他完全不知道他在一个什么时代里走路。“我要到克利斯仙码头、到小市场去呀！”

那两个人呆呆地望着他。

“请告诉我桥在什么地方？”他说，“这儿连路灯也没有，真是说不过去。而且遍地泥泞，使人觉得好像是在沼泽地里走路似的！”

的确，他跟这两个船夫越谈越糊涂。

“我不懂得你们波尔霍尔姆的土话！”他最后生气地说，而且还把背掉向他们。他找不到那座桥，甚至连桥栏杆也没有了。

“这里的情形太不像话！”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时代会是像今晚这样地悲惨。

“我想我还是叫一辆马车吧！”他想，可是马车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一辆也看不见。“我看我还是回到皇家新市场去吧，那儿停着许多马车，不然的话，我恐怕永远走不到克利斯仙码头了。”

现在他向东街走去。当他快要走完的时候，月亮忽然出来了。

“我的天，他们在这儿搭了一个什么架子？”他看到东门的时候说。东门在那时代恰恰是在东街的尽头。

最后他找到一个门。穿过这个门，他就来到我们的新市场，不过那时它是一片广大的草地，草地上有几簇灌木丛，还有一条很宽的运河或溪流在它中间流过去。对面岸上有几座不像样的木棚，它们是专为荷兰来的一些船长而搭起来的，因此这地方也叫做荷兰草地。



“要么我现在看到了大家所谓的虚无乡，要么我大概是喝醉了。”司法官叹了口气说，“这到底是什么呢？这到底是什么呢？”

他往回走，他相信自己一定是病了。他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更仔细地看看街上的房子。这大多数都是木房子，有许多还盖着草顶。

“不成，我病了！”他叹了一口气，“我不过只喝了一杯混合酒！不过这已经够使我醉了，此外拿热鲑鱼给我们下酒也的确太糟糕。我要向女主人——事务官的太太抗议！不过，假如我回去，把我的实情告诉他们，那也有点可笑，而且他们有没有起床还是问题。”

他寻找这家公馆，可是没有办法找到。

“这真可怕极了！”他叫起来，“我连东街都不认识了。一个店铺也没有。我只能看到一些可怜的破屋子，好像我是在罗斯基尔特或林斯德特一样！哎呀，我病了！这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可是事务官的公馆在什么地方呢？它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不过里面还有人没睡。哎呀，我是病了！”

他走到一扇半开的门面前，灯光从一个隙缝里射出来。这是那时的一个酒店——一种啤酒酒店。里面的房间很像霍尔斯坦的前房^①。有一堆人，包括水手、哥本哈根的居民和两个学者坐在里面。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们对于这位新来的客人一点也不在意。

“请您原谅，”司法官对着向他走来的老板娘说，“我有点不舒服！你能不能替我雇一辆马车，把我送到克利斯仙码头去？”

老板娘看了他一眼，摇摇头。于是她用德文和他讲话。



司法官想象她大概不会讲丹麦文了，因此他把他的要求又用德文讲了一遍。他的口音和他的装束使得老板娘相信他是一个外国人。她马上懂得了他有些不舒服，因此她倒了一杯水给他喝。这水很咸，因为它是从外边井里取来的。

司法官用手支着自己的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思索着在他周围所发生的一些怪事情。

“这是今天的一张日历吗？”当他看到老板娘把一大张纸撕掉的时候，为了要打破沉寂，他说。

她不懂得他的意思，不过她把这张纸递给了他。这是一张描绘河龙城上空所常见的一种幻象的木刻。

“这是一张非常老的东西呀！”司法官说。他看到这件古物，感到非常高兴。“您怎样弄到这张稀有的古画的？虽然它代表一个寓言，但是它是非常有趣的！现在人们把这些常见的幻象解释成为北极光，可能它是由电光所形成的！”

· 8 · 坐在他身旁和听他讲这话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其中有一位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做出一种很庄严的表情，说：

“先生，足下一定是当代的一位大学者！”

“哦，岂敢！”司法官回答说，“我所了解的也只不过是一知半解，事实上这些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Modestia[®]是一种美德！”这人说，“不过我对于您的说法很觉得 mihi Secus videtur[®]，但我很希望能不下这个 iudicium[®]。”

“请问我现在很荣幸地得以交谈的这位先生是作何贵干？”司法官问。



“敝人是一个神学学士。”这人回答说。

这句回答对于司法官说来已经够了，他的头衔与他的服装很相称。他想，这一定是一个老村塾教师——一位像我们在尤兰^⑧还能碰得见的怪物。

“此地的确并不是locus docendi^⑨，”这人说，“但我希望足下多发表一点意见来启发我们，足下的古典书籍一定读得不少。”

“唔，不错，”司法官说，“我是喜欢读有用的古典著作的，不过我也喜欢读近代的著作——只是《每日故事集》^⑩是一本例外；老实讲，这类的书我们太多了。”

“《每日故事集》？”我们的学士问。

“是的，我指的是一般的流行小说。”

“原来如此！”这人微笑了一下，“这些书写得很聪明，宫里的人都喜欢读。皇上特别喜欢读关于伊文及哥甸先生的传奇。这书描写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故事。他常常跟大臣们把这故事作为谈笑的资料^⑪。”

“这本书我倒还没有读过！”司法官说，“这一定是海贝尔格所出版的一本新书了。”

“不对，”学究说，“这书并不是由海贝尔格出版的，而是由高得夫里·冯·格曼^⑫出版的。”

“真的！他就是作者本人吗？”司法官问，“这是一个很老的名字！这不也是丹麦第一个印刷所的名字吗？”

“是的，他是我国印刷业的始祖。”这人回答说。

谈话一直进行得还不坏。这时另外有一位开始谈到从前流行过一两年的瘟疫：他指的是一四八四年的那次时疫。司法官以为他是在谈霍乱病，所以他们的谈话还勉强可以进行下去。一四九零年的海寇战争离那时还没有多久，因



此他们自然也要谈到这个题目。他们说：英国的海盗居然从船坞里把船都抢走了。司法官亲身经历过一八零一年的事件，因此他也理直气壮地提出反英的意见。此外的谈话，进行得可不太好：每一分钟总有一次冲突。那位了不起的学士不禁有些糊涂起来：司法官的最简单的话语在他听来不是显得太粗鲁，就是太荒唐。他们互相呆望着。事情一僵的时候，学士就讲起拉丁文来。他以为这样别人就可以懂得他的话了，不过事实上这一点用也没有。

“现在您觉得怎样？”老板娘问，同时把司法官的袖子拉了一下。

现在他恢复了他的记忆力：在他刚才谈话的时候，他把先前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忘记了。

“我的天！我是在什么地方？”他说。他一想起这问题就觉得头昏。

“我得喝点红葡萄酒！蜜酒和卜列门啤酒也好。”有一位客人说，“请您也来跟我们一起喝吧。”

· 10 ·

这时两个女孩子走进来了，其中有一个戴着一顶有两种颜色的帽子。她们倒出酒来，行了曲膝礼。司法官的背上冷了半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但是他不得不和她们一起喝酒。他们对这位好先生非常客气，弄得他简直不晓得怎样办才好。有一个人说他醉了，他对这句话没有丝毫的怀疑。他要求他们替他喊一辆“德洛西基^①”来。于是大家就以为他在讲莫斯科方言了。

他从来没有跟这样一群粗鲁和庸俗的人混在一起过。

他想：这真叫人相信这个国家退化到野蛮时代了。“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

不过，在这同时，他的灵机一动，想要钻进桌子底下，